

▲體育老師或教練工作辛苦，在大陸卻低工資的職業。  
(蘇嘉祥取自中國體育雜誌)

### 退役的人們

中國體育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端，是運動員退役後的問題。這個問題同上一個問題是相連的。沒有文化的人，就是一個不能在生活中自立自強的人。因為絕大部份運動員成了「大明星」。大明星好辦得很，只苦了為大明星當陪練的千千萬萬的運動員。在李開這位母親的信中，苦惱的正是這個。

曾經打入全國甲級隊的山西女排，在退役隊員中，我隨便一問，——小韓，身高一米七六，現在跑到鐵路上一個工廠當油漆工；許瑞萍，身高一米七六，在一家小旅店當服務員。這是她們當時唯一的出路了。實在是找不著個願意接收她們的單位。眼下這陣勢，哪兒不是人滿為患？接受一隊除了會打球別的全不會的大個子，白養活著，誰願意？全國冠軍隊北京男籃的主力隊員管振剛，退役後在東華門跟著個體戶們看攤兒。國腳踏建仁，也許大家還有印象。「五·一九」那場球就是他守的門。還沒有退役，可你問他退役後上哪兒？他只會苦笑說：「哪給咱錢就上哪兒。」他沒個定準兒。他踢了十幾年球，也算是個明星吧，二十九歲，想結婚，卻連一間房子都沒有。這樣的例子太多，太淒慘，

太傷心，怨不多學。而正是一批又一批這樣的運動員，他們的出路和結局，被更多的爹媽看在眼裡，記在心頭了。這要看，誰還送自家的寶貝幹體育？要知道，在中國，每年被淘汰了在等待分配的運動員多達四五千人，有的等分配一氣等了五六年。他們居然成了「全社會的大包袱」。

遺憾的是，這樣大批大批的運動員，在選擇出路時，寧肯去端盤子、刷油漆、打雜混飯，也不願意去當體育教師或繼續從事基層的業餘體育活動，因為體育教師的社會地位太低了。他們一旦轉到其他行業，甚至不願在人前提起自己曾經在體育隊幹過飯，不願讓人知道他還曾經是一位運動員，吃過體育飯。因為宣佈了這樣的出身就無異於宣佈自己是個沒文化的混飯者，而這樣的年輕人將來就甭指望什麼提拔晉升了。即使是仍然保持著若干項省紀錄的

##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 強國夢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7

##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運動員，退役後自卑自賤莫不如此。

共青團太原市委的幹事陳紅旗，是個退役的游泳運動員，山西省好幾項游泳紀錄的保持者。當我採訪他的時候，他連連搖頭，說：「咱早就退下來了，您不要勾引我再提起那些傷心的事。你是作家，最好能給咱傳授點兒對付這個社會的知識。」我望著這位漂亮的小伙子，和他半開玩笑：「對付這個社會？你要聽高級的，還是聽中級的，還是初級的？」他竟這樣回答我：「瞎，能對付處級以下的，就夠咱用了。」

我悵然，像中國這樣的體育體制，靠啥去吸引更多新的新青年？  
極其被動的運動員出路問題與極其被動的運動員來源問題，是一回事，值得中國體育界和全社會共同思索。

不少地方的體育部門在困難的條件下開辦大中專班，以幫助退役運動員拿文憑，有的地方乾脆搞成新的體育運動學校。以上均被冠以改革的名義。當然這也可以緩和一下運動員渴望「文憑」的焦慮。但是，這是以體育界實行了更大的「一條龍」為代價的，體育界的包袱越來越沉重，體育界進一步走向封閉。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談不上實質性的改革。

我們接著談運動員的退役問題。除了大幫大幫的運動員在退役後流落到社會上去混日子以外，還有相當一部份運動員在退役後留在了體育界內部，就地消化。他們或當教練，或到科室，或穿著洗舊的運動衣在體育圈裡閒逛。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我們體育界的文化素質一代又一代地退化，一代又一代地拉大了與現代文明的距離。——可怕的前景繁殖（這問題容在後面詳細談透）。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一種「貴族式」的退役現象。這是唯有那些極少數的明星們才能享受的殊榮，我們稱之為「量功加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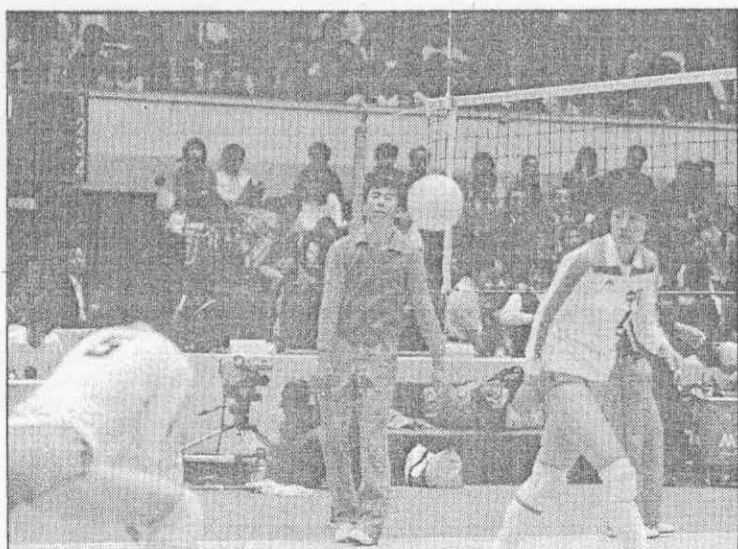
對一些著名運動員退役後被立即委以各級體育部門領導人的現象，簡直可以單獨來一篇報告文學。你看，六七十年代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當大官兒的，半大官兒的就已屢見不鮮，像莊則棟、徐寅生等等，到了八十年代，排球運動員或教練員退役後當各種官兒的就更不稀罕。袁偉民一放下哨子就挑起了國家體委副主任的重擔，周曉蘭脫下運動衣就幹上了國家體委排球處的處長（或是副處長？），張蓉芳當上了國家體委訓練局的官兒，孫晉芳等人回到原籍當省一級的體委做官兒。上行下效，許多省體委在幹部年輕化的「改革」中，也紛紛提拔有成績的教練離開賽場當體委的副主任。有的體育運動學校

在提拔幹部時，也當然地把這些人排在最前列。這事兒多了去了，舉不勝舉。我在想，這些優秀的運動員教練員有了功績，為國家為民族也為政治爭來過榮譽，人民以及輿論都給過過高的評價，國家也給予了重獎，都是無可非議的。甚至在國力富足之後給予更多更重的獎勵亦不過分。但是，難道一定要封官加爵嗎？難道提拔體育幹部就一定要好運動員、教練員嗎？即使此人確有領導才能，難道就不需要一個從運動員到領導者的學習培養過程嗎？上午還是一名運動員或教練，突然，下午就要領導一個市、一個省乃至更高的部門的體育工作，算不算盲目？同前頭談到的沒有出路的運動員退役後去打雜混事兒相比，這反差真够驚人的。

更多的情況是，好運動員並非就是一個好的領導人，這完全是兩碼事。這樣做的結果，只能給這些原先的運動員、現在的領導幹部造成難以應付的壓力，給他們自己特別是給工作，都帶來了意料之中的困難。當然，這是絕不能單單指責體育界的，事實上，我們早已習慣於把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學毛著積極份子統統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對由此帶來的種種惡果我們視若不見。

更為可笑的是，這些明星們所提拔的級別，一點兒標準一點兒邊都沒有。上至部長下至處長，都說得過去。太往上的不說了，就說回原籍去做官的，什麼是個標準兒呢？——某運動員在某省被委以什麼級別的幹部，那麼，和他一樣的運動員在其他省的委任就絕不能低於這個級別，否則就是違犯了「常規」，就是不重視，是虧待忠良了。真封建的可以。

退役的人們處在兩極。  
中國體育面臨「斷代」危機。



▲大陸女排連戰皆捷，屢獲世界冠軍，教練袁偉民（中）成為國家體委副主任，隊長張蓉芳（右）成為訓練局副局長，許多人心裏不平。（蘇嘉祥攝於一九八三年亞洲杯女排賽）